

百年
江南名校

浙江一师

别传

——书生意气

孙昌建◎著

一半是艺术家，一半是革命家
艺术和革命同行，革命和牺牲同义

刘恒 余华 麦家 倾力推荐



江南文化底蕴深厚 百年名校源远流长



浙江人民出版社
ZHEJIANG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

鲁迅 经亨颐 李叔同 丰子恺 刘大白 曹聚仁
陈望道 夏丏尊 沈定一 汪静之



浙江一師

别传

——书生意气

孙昌建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浙江一师别传:书生意气 / 孙昌建著. — 杭州:浙江人民出版社,2011.9

(百年江南名校)

ISBN 978-7-213-04605-6

I. ①浙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-校史 IV. ①G659.285.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50667 号

书 名	浙江一师别传 ——书生意气
作 者	孙昌建 著
出版发行	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市场部电话:(0571)85061682 85176516
责任编辑	周为军
责任校对	张志疆
封面设计	鞠 磊
电脑制版	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
印 刷	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710×1000毫米 1/16
印 张	20.25
字 数	32.6万
插 页	2
版 次	2011年9月第1版·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213-04605-6
定 价	38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。

“百年江南名校”丛书编辑委员会

主任：陈一辉

委员：胡惠芬 陈 涛 王晓斌 王连生 嵇亦工

本丛书为杭州市文联重点签约扶持作品

温文尔雅的西子湖畔，有三所著名学校，它们是浙江大学、中国美术学院和浙江第一师范（今杭州高级中学、杭州师范大学）。过去的百余年间，这三所名校对于开启近现代中国人文思想启蒙运动、融会贯通中西方文化艺术、创立创建中国现代自然学科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和历史地位，是毋庸置疑的。可以这么说，这三所学校就是20世纪初中国新思潮、新文化、新艺术、新教育的发祥之地，由此也奠定了杭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独特位置。

我为什么要写浙江一师？

可以从1922年杭州晨光社的一张照片说起。

照片上是两师四生。两师是朱自清和叶圣陶，四生中坐在地上的两位分别是汪静之和胡冠华，坐在椅子上的是程仰之，侧站着的则是大名鼎鼎的曹珮声，她与胡适和汪静之都是有故事的。从照片看，曹女生显得很土气，奇怪的是，汪静之和胡冠华坐在地上还是手拉着手的，他们之间更是有故事的。

更为奇怪的是，两位老师反而不坐椅子。不是没有椅子，一张椅子程同学坐着了，一张呢则给汪和胡用来垫手了。

后来知道这是一张经过设计的照片，是晨光社聚会时，学生请老师去参加，而且还请了吃饭的，饭后有人提议去活佛照相馆拍个照片吧，于是便有了这一张老照片。

后来我无数次地想，要是今天的摄影师和当事人，那一定是请朱自清和叶圣陶坐在椅子上的，然后四个学生或在两旁一字排开，或齐刷刷地站在后面，这是符合我们今天的规则的。但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就一点参差的美感都没有了。

我无意美化这样一张90年前的照片，照片上朱、叶两位老师和程同学的神情十分自然，而曹、胡和汪的眼神明显不对，不是朝正前方看的，这就为这张照片留下了故事。

湖畔诗人们还有一张照片,看起来也是在照相馆照的,背景疑是布景,照片上是三人行。有意思的是,汪静之和潘漠华也是手拉着手的,他们不仅显得年轻,更显得无忌。

我没有想写一本老照片的意思。但是那些照片的确给了我很大的冲击。比如1909年的“木瓜之役”胜利后,许寿裳、鲁迅、钱家治等一帮子人摄于湖州会馆内的一张合影,从着装看有西装革履者,有长衫马褂者,也有瓜皮小帽者,从神态看有气定神闲者,有目不斜视者,也有若有所思者;再看看这帮人背后的房子以及前面的园子,我虽然不是风水师,但也能窥一斑而知全貌啊。

比如还有一张朱自清摄于一师校园内的一张照片,照片上除了朱自清坐着之外,其余两女三男皆是站着的,其中一位男士抱着个婴孩,我猜这个男的就是王祺,他旁边的女士应该就是她的妻子,美丽且年轻。

从当年的这些合影看,人与人站在一起时也都要留有一定的空间,决不是肩并肩的那种感觉,不会像今天之合影,几十人、几百人甚至上千人都要排得整齐划一,都要前后N排地站着,他们就等一个人来接见或听一个人讲话。

我还曾在写杭州的书上看到过一批人站在西湖边的一张合影,后面有山有水,这些学生有男有女,就这么依山傍水随意地站着,然后想象一下,就是那么咔嚓一下,历史定格了。我后来查到,这原来是1928年国立艺专成立时,师生们在平湖秋月的一张留影。

我想要强调的是,不是那个年代的照片有意思,而是照片上的人有意思。因为如果光是论及照片和图像,我不知道百年后,后人会如何评论芙蓉姐姐、凤姐和小月月们的表现。我今天想说的是,不是因为浙江一师出了多少名人,而是这些人的确颇有意思,他们追波逐浪,他们命运曲折,他们可歌可泣,他们活出了真性情,是的,真性情。而他们背后的那个时代,则是新文化、新思潮风起云涌、新旧更替的时代,那个社会远不如我们今天这么富裕,民众受教育的机会也远不如今天,但是他们代表了一个时代。如果从辛亥革命百年的角度看,他们至少代表了两个字:民国。

最近有人从老照片中读出了“民国范儿”,这是一种概括,多少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意思,其实我的意思更为直截了当:那就是今不如昔!我们现在某些方面还不如民国,比如对于教育和文化的重视,比如国民的素质,这种种的一切不仅展现在照片上,而且展现在人的精神气质上。所以,我要把

陈年往事当作一杯酒端到桌面上来,而不是深藏在某个无人知晓的U盘里。

鲁迅从日本归国后的第一桶金,是从杭州贡院前掘到的,那时他就是周树人,因为老乡许寿裳在此校当教务长,所以他谋到了给日籍的生物老师当助教的职位,没办法,没有正式文凭啊!“木瓜之役”一展开,周树人当然站在许老乡这一边的,不仅把校长赶走了,连他自己也不愿意再待在此地当助教了,虽然回到绍兴要面对的是无性的妻子朱安。树人们走了,脾气颇好的夏丏尊则潜伏了下来,他在等一个人,这个人就是他的老乡经亨颐。

所以不是一师容不下周树人,而是树人有更高的目标,后来许寿裳和周树人,包括钱家治都搭上了蔡元培的关系,他们都去教育部做了颇长时间的公务员,然后又到大学任教。周树人也终于成为了鲁迅,同时也成了一名自由撰稿人。

经亨颐跟浙江一师的结缘,完全是一种阴差阳错。学校办不好,清政府急啊,于是只有到日本去请海归,找同乡会来公议吧,结果聪明的人连会都不去参加,老实如经亨颐就这样临危受命,然后梅开二度,终于执掌一师帅印。经先生是个教育家无疑,但他更是一个社会活动家,问官府要银子来构建他的一师,然后又用向社会募钱来构建浙江教育会。看经先生日记,他的应酬往来之多,令人感叹,但他的确是在为这所学校的教育而奔忙,偶有一点小闲心,也是书画印俱来,直到晚年才写写打油诗的。

一师最终出名肯定是因为经先生,因为他的广博和深厚,所以他才会答应李叔同的要求,买来了50架风琴和2架钢琴,也才有了写生素描教室,当然也才会有姜丹书的手工劳作课,原先只有日本人会教这样的课啊。忽如一夜春风来,好像李叔同一来,连做舍监的夏丏尊都艺术气十足了,且不要说老是抱怨条件差的丰子恺同学,最后竟然迷上了图画和音乐,终成一代艺术大师,连散文都写得比同时代的好多名家都要好。

所以也有人说,如果五四运动早来几年,或许李叔同先生不会遁入空门了。当然也有人说,李先生是要用宗教来救社会的,决不是消极之出家。但即使这样,经校长作为一校之长,还是颇有怨言的,如果师生一个个都学了李先生,那怎么办呢?其实榜样的力量是有限的,夏先生和丰同学终生都是居士,并不能了断尘缘,即使如李叔同,修行虽苦虽高,但他也终是一明星僧人,这一点他自己也意识到的。

而还有一些同学则迷上了新潮和革命。新思想进来了,旧秩序依然,所



以同学们要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啊，就办起了跨校的刊物《浙江新潮》，开宗明义地要改造社会。浙江金华人施存统因此做了出头鸟，一篇《非孝》最终酿成“一师风潮”。

“非孝”那还了得啊？且你们还想废孔、公妻和共产主义！官员和老先生们受不了了。事情很简单，校长是任命制的，学校是公立的，那么换一个学校，撤掉陈望道等“四大金刚”就是了。可是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啊，学生们不答应啊，他们要留住经校长，留经不达目的，一致牺牲！

但最后的解决似乎是两败俱伤，又或者是彼此相安无事。一拨艺术气息颇浓的老师来到这里，比如前面提到的朱自清和叶圣陶，以汪静之、赵平复、叶天底为代表的文青可以说迎来了一个更为开放宽松的环境，所以才有了晨光社和湖畔诗社。在那个时代，新文学也是一种时尚，所以才会有我前面提及的那些照片。

照片上的那些人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远去的背影，如果他们一个个醒来，一个个回过头来，他们又会说些什么呢？一师的老师，留日背景的占了很大一部分。关于日本，我们比他们更有发言权吗？那一批学子也是在经历了甲午海战及日俄战争后，才发愤去日本留学的。1920年之后，一师有学生开始往苏联跑了，或短线或长线，像俞秀松、梁柏台、宣中华，包括胡公冕，甚至包括沈定一。毫无疑问，他们是去盗红色的火种的。这里有一个现象要注意，当学生辈放弃做学问的念头时，老师辈则开始潜心教书、做学问、做出版，比如陈望道和夏丏尊，包括从上虞白马湖出来的一师的基本班底，最后还是跑到上海去办学做出版了，陈望道先生也没有再译宣言之类的书。特别是1927年，是一师精英分子的一个转折年，有的牺牲了，有的沉默了，有的继续着他们的学问，继续着探索中国的出路，只不过他们的方式方法完全不一样了。正如有的人继续写情书，有的人却是我以我血祭中华。

从比较现实的观点来看，写情书和祭中华是并不相悖的，都才20岁出头的年龄啊，最好的方式就是爱情与革命同行。是的，很多时候，他们的爱情本身就是一场革命，而且表现得急风暴雨式的。至于徜徉在西子湖畔的爱情诗人们，也用年轻的生命划破了宁静的湖面。

我们的经校长等也渐渐开始淡出政治和教育的舞台，丰子恺、曹聚仁等一些从文从艺的人则开始成为那个社会里的精英分子，夏丏尊、朱自清、叶圣陶、俞平伯等渐成大名，成为中国第一流的文人。他们在那个年代好像谁



也没有获过什么奖,但却是那个社会的良心。对于很多人来说,一师是他们生命中的一个驿站,是起点,但绝不是终点。从一师本来的办学方向看,这或许是师范的失败,却是人文的胜利。

本书中的那些人物,是不可能再一个个从塑像中脱身出来走向今天了。的确,如我一个同学所说的,这些名人现在到处都在站岗放哨,不仅在杭州和浙江,而且是在全中国,因为要讲起历史讲起文化,是需要他们的影像和文字的,所以他们会永远地站在时间的风雨之中。可是谁能真正读懂他们的内心?正如谁能读懂同样面对西湖的秋瑾和鲁迅。

施存统一生都没有走出脱党的阴影,直到他的作曲家的儿子施光南渐成大名,人们才称施存统(施复亮)是施光南的父亲。仅此而已。

正如参加过长征,且是鲁迅好朋友的诗人冯雪峰,成了文化界的领导之后,也渐渐被边缘化甚至走上万劫不复之路。

陈望道虽说长期担任复旦大学校长,但这个校长跟民国时代的大学校长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。

曾经“一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”的汪静之,则完全沉默和潜伏了下来。直到1978年后,人们才发现了这一枚新诗的活化石,他也方才继续说了一些大胆的话。

更多的人继续被边缘化,最多做了传声筒式的回忆,这没有什么可指责和评议的。而关于“一师风潮”中的那些人和事,有的则被划入了党史研究的范畴,他们被塑造成各种各样的人,只可惜他们本人不能发出声音来了。所以,我的所有努力,就是想让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,至少也要用那个时代的声音(如报纸杂志的,如旁人的回忆等)来佐证他们的存在。我不可能面对面地采访了,唯有努力地阅读并渐渐廓清历史的本来面目,渐渐地还原历史进入现场。这个现场在字里行间,甚至也在看不见的地方。但是好在有姜丹书、有曹聚仁,也还有丰子恺,他们的文字就是历史。

这几年来,我为《西湖》、《杭州杂志》和《江南》等写过一些专栏文字,那些文字都跟民国文人有所关系。我是这么想的,因为我们身处这个社会这个城市,难免会有当局者迷的感觉,还会因为饭碗的原因而有所忌讳。我知道,我成不了鲁迅也成不了周作人,但曹聚仁倒是我的一个小小的榜样,终成一家之言是难的,但我会做记录者、挖掘者和回忆者。

因此,我要感谢那些研究者,那些前辈和同时代的写书人。要感谢杭州



图书馆的王恺华、沈少英、陶琳、陶国芬和她们的领导。我更要感谢杭州市文联和浙江省文学院，他们为此书的立项、评审和出版都付出了心血。当然，让我感到温暖的是，亦师亦友的谢鲁渤、赵健雄一直以他们的实际行动支持和支撑着我。在我的视野中，他们一直跑在我的前面，于是我以马拉松的精神一直跟随着他们，直到书稿的完工。

我为什么要写作浙江一师，因为我想告诉人们，1911年以后的浙江一师和整个中国学界，有那么多宝贵的精神遗产，有那么多我们所不知道的人物和事件，我觉得一师的那些师生，真的一个个都是大写的人！今天的我们，不能自大到狂妄的地步，也不能失忆到无知的境界，更不能因浮躁而堕落到虚无的境地。

最后我要感谢我自己，多情应笑我，不算早生华发的我，总算能安静地坐在电脑前噼噼啪啪地以敲键盘为乐趣了——这全是因为有《都市快报》，她既是我的栖身之所，又是我的精神圣地，我要把这部书献给她，献给正在改变和创造历史的人们。

校史溯源

人人人,代谢靡尽,先后觉新民新。可能可能,陶冶精神,道德润心身。吾侪同学,负斯重任,相勉又相亲。五载光阴,学与俱进,磐固我根本。叶蓁蓁,木欣欣,碧梧万枝新。之江西,西湖滨,桃李一堂春。

——夏丏尊词、李叔同曲《浙江一师校歌》

涓涓支流,汇成大河。浙江一师的沿革发展,也是这样一个过程。不过有时又是花开两朵,各表一枝。

这一枝:浙江一师来自于浙江两级师范学堂,这是在废科举、拆贡院的基础上成立的,时为1908年5月。

另一枝:在两级师范学堂之前,已有养正书塾(即省立一中的前身),建于清光绪二十五年(1899),此乃浙江省最早的普通中学。1901年改为杭州府中学堂,辛亥革命后改为浙江省立第一中学。

因为后面浙江一师曾和省立一中合并,再后来各校又独立门户,这样来看,两支源流也都是说得通的。

当时的两级师范学堂不仅在省内规模最大,也是全国六大著名高等师范学堂之一。当时的两级师范学堂分优级和初级两级。优级为高等师范,学制3年,毕业后任中学教师。初级的学制也为3年,主要是培养小学师资。

优师于1912年奉教育部令停办,据说学生陆续保送进北京高等师范(今天的北京师范大学)。

1913年夏,浙江两级师范改名为浙江第一师范,学制5年,入学资格为小学毕业,时任校长即为经亨颐。经校长于1920年2月因风潮而离校,继任者为姜琦,任期一年。

1921年7月,马叙伦任校长。1922年7月,由何炳松任校长。

1923年3月,发生了著名的“一师毒案”。

1923年7月,实行学制改革,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和省立一中合并,校名改为浙江省立第一中学,何炳松任校长。学校设中学部和师范部,校址设于贡院旧址,并实行选科制和学分制。在新的省立一中的格局中,师范教育的地位开始下降。

1927年,省立一中又跟省立女中合并,校名仍称省立一中,这是当时全省规模最大的中学。扩大后的一中由当时的第三中山大学(即浙江大学)校长蒋梦麟兼任。诗人徐志摩和文学家郁达夫也出自该校。

1929年,省立一中的初、高中分办,并将湖州的省三中、宁波的省四中、绍兴的省五中和衢州的省八中都合并了过来,由此改组成为全省唯一的高中,叫作浙江省立高级中学(简称“浙高”),分文科、理科、师范科和商科,1930年又不分科。一开始,浙高的校长仍由蒋梦麟兼任,1930年6月,蒋调任教育部长,校长一职由原教务长林晓担任。



1923年时浙一师改名为浙一中

在此处,又要花开两朵、各表一枝了。先说中学的一枝,再说师范的一枝。

1933年夏,鉴于浙江各府皆有一所高中且以府名作为校名,浙高乃改名为浙江省立杭州高级中学,简称“杭高”,直到1951年夏。杭高的首任校长叫项定荣。

1937年抗战战争爆发后,杭高迁到金华办学。1938年6月,杭高联同杭初、杭师、杭女中、杭州民实中学、嘉兴中学、湖州中学等7校,在丽水碧湖组成浙江省立临时联合中学,设高、初中和师范三部。时有学生900多人。

1942年,联高又迁至景宁,后迁至青田,时任校长为崔东伯。1945年,抗日战争胜利,联高迁回杭州后又恢复杭高校名。

杭高内迁后,贡院的原校址成了日本兵营和马厩,还新造了办公楼和弹药库等。

1951年7月,杭高改名为浙江省杭州第一中学(简称“杭一中”)。1988年3月,又恢复了杭州高级中学的校名。

而师范的一枝即省立高级中学的师范科在1931年7月变成了浙江省立杭州师范学校,1938年7月则成立浙江省立临时联合中学师范部,1939年7月成立浙江省立临时联合师范学校,1946年成立浙江省立杭州师范学校,1953年叫做浙江省杭州师范学校,1978年杭州师范学院成立,当时还保留培养小学教师的杭州师范学校,1999年全部并入杭州师范学院,2007年3月改名为

历任校长

邵章(伯炯)

喻长霖(志韶)

王廷扬(孚川)

沈钧儒(秉甫)

夏震武(伯定)

袁嘉谷(树五)

孙智敏(庠才)

徐定超(班侯)

经亨颐(子渊)

陈成仁(纯人)

姜琦(伯韩)

马叙伦(夷初)

何炳松(柏丞)



杭州师范大学

杭州师范大学。

从浙江一师到杭州高级中学,再到杭州师范大学,历经百年风雨,其以人为本、与时俱进的精神在每个历史时期都得到继承和弘扬,尤其是经校长提倡的人格教育和“勤、慎、诚、恕”的四字校训,是学校人文精粹。学生读书不忘救国、救国不忘读书的精神和由该校孕育的新思潮、新文化、新教育的时代风潮,不仅领一时风气之先,更是时代进步的最佳诠释。

浙江一师的绝大多数毕业生,后来都从事学校教育工作,他们以开启民智、传承薪火为天职。杭高的品牌在今天的社会里,仍是一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,这得益于它深厚的人文渊源,以及一代又一代师生们的共同耕耘。

十年树木,百年树人,这就是浙江一师,这就是辛亥革命后中国新思潮、新文化、新教育的发源地。



目 录

CONTENTS

●我为什么要写浙江一师? / 1

◎校史溯源

1

◎人物·师道

1

●经亨颐:自有家酿,不食沽酒 / 2

经亨颐跟浙江一师的结缘,完全是一种阴差阳错。学校办不好,清政府急啊,于是只有到日本去请海归,找同乡会来公议吧,结果聪明的人连会都不去参加,老实如经亨颐就这样临危受命,然后梅开二度,终于执掌一师帅印。

●悲欣交集李叔同 / 23

如果五四运动早来几年,或许李叔同先生不会遁入空门了。当然也有人说,李先生是要用宗教来救社会,决不是消极之出家。但即使这样,经校长作为一校之长,还是颇有怨言的,如果师生一个个都学了李先生,那怎么办呢?

●幸亏有了姜丹书 / 34

在民国初年的浙江一师,李叔同教音乐图画,姜丹书教图画手工,特别是手工,现在可能会划入劳技一类的,但是在当时,却是整个艺术教育门类中很重要的一个分支。而姜丹书本人又是学艺术的,他去教手工制作,这种开创性的意义尤其了不起。

●陈望道:在宣言和文法之间 / 42

这里有一个现象要注意,当学生辈放弃做学问的念头时,老师辈则开始潜心教书、做学问、做出版,比如陈望道,包括从上虞白马湖出来的一师的基本班底,最后还是跑到上海去办学做出版了。

●语文老师夏丏尊 / 51

他于社会人生的看法,对于立身处世的态度,对于学术思想的理解,对于文学艺术的鉴赏,都是从读书、交朋友、面对现实得来的,换一句话说,都是从自学中得来的。他没有创立系统的学说,没有建立伟大的功业,可是,他正直地过了一辈子,识与不识的人一致承认他有独立不倚的人格。

●欧化老少年刘大白 / 64

刘大白是一位对诗学、文学、佛学、史学、行政、政治都有兴趣的人。这种多方面兴趣的人,在当时是不多见的。

●水手刘延陵:道不行,乘桴浮于海 / 91

过去30年最好的光阴,都是用在拼死做工、养家活口之上,这就是我一生的功名事业。现在右半边头顶之痛,虽然已经不软,仍旧是低平的。现在用心之后,右半脑仍痛,左半身仍有些绷紧,唯已比前强壮耳。

●寄迹者王祺 / 99

头大而秃,须密而粗,两眼闪神有光,眉长而胖,精神充沛,望之似寿者相,留学外国多年,而不着西装;服务军中,而不着军服,长衫布袜,大有过去绍兴师爷派头。

◎人物·潮人

105

●两层半楼上的丰子恺 / 106

我以为人的生活,可以分作三层:一是物质生活,二是精神生活,三是灵魂生活。

